

高翔煜 《於是汗水弄濕眼睛》

「啊你明天會早一點來練投嗎？」我問，並以一種超乎高中生年紀該有的點火技巧，悄悄燃起一根香菸。

他沒有說話，只是看著遠方。

吐納之後，他的右手失重，從嘴唇滑落。早已點起的菸積滿餘燼，被風吹起，也成為校園角落的粉塵。

這是每一個屬於我們日常終結。在溽暑的每一天，用煙霧飄渺作為一種儀式，結束五個小時的球隊生活。

通常夏天是這樣開始的。

坐上溫差永遠使人可能風寒的欣欣巴士。抵達位在球場下的教室，換上球鞋，提起人手一瓶的三公升冷水壺與毛巾，然後上樓。聽著蜂鳴器一分鐘一次的轟炸，不停來回接球、不停來回折返奔跑。接著是個人擺脫的單打練習，後來是進攻與防守陣型演練，然後是練習賽。

至於可能的心路歷程，則如下所述：傳球給有空檔的學長姐時球沒給好、把應該完美防守的對手放棄、犯上愚笨的錯誤種種。最後迎接喘息聲的，或許是五到十分鐘學長姐的謾罵，而依然必須點頭稱是，維繫團隊紀律；最後迎接懊悔情緒的，或許是一到兩小時，沒有人願意再多說什麼，為的可能是僅此一球的重大瑕疵；最後迎接失敗的，又或許是自此到離開之後，教練完全將你棄之不理的無限期禁閉。

「應該不會，我想多睡一點」

終於在吐完最後一口白煙之後回答我，煙蒂也隨之進入草叢，日復一日的積累，煙蒂建築成旺生野草之餘人為裝置藝術的一員。

嗯。我也只能如此回答，積極性的字眼，對於內心早已擊潰變成荒蕪的我們，已經沒有太多的激勵效果。

不論是任何運動，都有明星與板凳的差異，團體運動的隱性競爭，正是來自站穩先發球員的欲求。你可以從國中就是一個備受這項運動期待的明日之星，也可以在姍姍來遲的青春期裏找不到自己可以穩固的角色，緩緩成為後備球員的一員。

或許談論我的案例，會讓這件事情變得透明，避開偽裝中立的敘事情緒。

我不是一個優秀的選手。八年，從享受樂趣的孩子，一夜之間必須學習成為大人，承受壓力、承擔勝負、承接每一代運動人眼中對冠軍的渴求。在被放棄的時間裏，一閃即逝的是許多次的機會，比方平手的關鍵得分，決勝的關鍵罰球，而我的結局是，失手砸碎勝利，在一場場全場耐心底限的期末考。

嘩，然後是一陣白芒圍繞著他和我。山下檳榔攤阿姨那邊買來的打火機再次點燃菸草，我們相距一公尺，依舊坐在女兒牆上。

我不知道他希不希望時間停止，或者逆轉到第一天報到之前。雖

然運動員的鍛鍊是不會給我們幻想的空間的，但我總還是在敗北的時候，默默的給了後路式的坑將自己埋著。或許這樣就不會在現實過於難堪吧？

汗水可能在不經意的時候弄濕衣服與雙手，然後是眼睛。

十歲的我找到的是，制式教室的考試與讀書不會有的自由與樂趣，我享受自己在球場上獲得成就的一刻，即便我是那麼弱小的身軀。教練總會在招生時告訴熱血近乎過動的孩子們，好好練球、拿下冠軍、出國比賽，之後你的路會是國立大學的入場券。

選手的家庭大多不太富裕、不太注重教育。有人管、有機會離開原先的家庭帶給你的資本，成為頂尖的運動員，謀得教職，是雙親和孩子共同的想像與美好結局。

而這段話的後面沒說明的殘酷是，浩渺的時間在川流後淘選的人能有多少出類拔萃？成功失敗、躋身菁英與否是緣份驅使的遊戲，高度競爭的世界裏，失敗者大抵也只能給予成功者讚揚，大抵也只能在現實的淘汰之中，牽掛著緣份，用殘存的浪漫幻想品嚐失敗。

香菸再次熄滅，這次燒的極短，就要燒到棕黃色的濾嘴了，我們只好扔下，我暗自期待他也跟我一樣，試圖把某些抽象的什麼丟下。帶著急停、瞬間加速而裂解的微血管與腳踝骨骼，我們下山，離開三公升冷水壺、離開蜂鳴器、離開今天、離開建築生活的一切。

現在回想那些日子，單純的天真是不再存有的註記，上了大學也不再繼續球隊生活，說是厭倦了吧。然而，我們也開始習慣明天，不約而同，即便我們曾經呢喃著不要給我明天。